

此山中

鄧達智

今天稿子所附照片所見，元朗屏山上瑋園。離天水圍鐵站三分鐘路程，古圍牆在居民住屋嚴重不足下，拆老屋蓋新居已無可奈何，損失了部分過去悠遠古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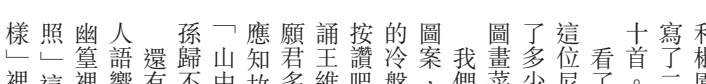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徑之不文明

古物古蹟辦事處、食物環境衛生署、元朗區議會、屏山鄉事委員會……眾事無不負責，由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、太平紳士、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麥震宇、太平紳士及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張肖副部長主持，慶祝本區服務社會暨慶祝國慶，包括年輕賢達立法會議員何俊賢、筆者堂、資深區議員鄧慶業等十人。

雙城記

何冀平

電影《智取威虎山》金雞獎獲九項提名，導演徐克獲最佳導演，使我想起來另一部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另一位導演。



上瑋園古磚牆與極不協調的垃圾桶。作者提供

我們常在內地吃飯，看到那簡單單單單單的圖案，都會歎為觀止。如果看到這道色彩繽紛的冷盤，將會不停地用手機拍照，手指不停地按讚吧？如果是文人雅集，相信很多人都會吟誦王維的詩句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。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

輞川小樣

興國

輞川，位於西安藍田縣的終南山麓，從高處俯瞰流出，蜿蜒蜿蜒瀉而下，流入灤河。沿途風景迷人，唐朝初年有叫朱之問的人在此蓋別墅一幢，後來轉售給詩人王維。王維詩畫雙絕，不但為此地的孟城坊、華子岡、文杏館、斤竹嶺、鹿柴、木蘭柴、茱萸泚、宮槐陌、臨湖亭、南坨、敬湖、柳浪、樂家灘、金屑泉、白石灘、北坨、竹裡館、辛夷館、漆園和椒園共二十處名勝美景，更對每處美景寫了二十首五言絕句，而友人表畫亦唱和了二十首。此詩畫集出版後，名曰《輞川集》。

同名不同命

別有政治頭腦和藝術眼光，馬上組成一個寫作班底，很快改編為話劇本，導演為焦菊隱。演員陣容強大，童超扮演楊子榮，他的弟弟童弟演少劍波，座山雕是鄭榕，定河道人是英若誠，白茹是胡宗溫。焦菊隱強調「舞台就是舞臺」，「觀眾要看的是戲」。排練少劍波夜審「一撮毛」一場，生活中，審問，是面對面的對峙、觀察、判斷，但在舞臺上，如果一個面對觀眾，另一個就得背對，或者兩個都側對，觀眾都看不到人物交鋒時的內心表演。焦先生不拘泥於生活真實，他給演員安排調度時說：「這段戲我們學習京劇《玉堂春》的「三堂會審」，台上演員都面向觀眾，看了這麼多年，沒有觀眾提出這不符合生活真實，只要情節合理，表演到位，觀眾就會被劇情和演員吸引，這就是藝術的真實。數年後，這個舉例被激烈批判。

隨想

興國

唐朝的菜餚之中，最令人驚歎的，是一道幾乎沒有人想吃進肚裡的菜，名叫「輞川小樣」。據《紫雲軒雜錄》的記述：「唐有靜尼，出奇思以盤餐，餼成山水，每器佔輞川圖中一景，人多愛玩不忍食。」想想看，這道菜第一次端出放到桌上時，盤中竟然包含了二十個巧奪天工的美景，讓食客目不暇給，誰忍心下手下第一筷？

月餅的味道

姑姑寄來了五仁月餅，自己做的，果仁飽滿，甜度適中，青紅絲間漾著喜慶，掰開咬了一口，香甜可口。雖然月餅屬於甜點，但吃起來心境是不同的，我不禁想起了已逝的爺爺，還有在法國留學的表弟，心底升騰起一股情愫，濃得化不開。

意，但吃起來味道怪怪的，將蛋黃嵌入月餅裡，說不上來是甜還是鹹，說不清為了吃月餅還是為了吃蛋黃，像是腳踏兩隻船。有吃的慾望，卻抱怨味道不好，連我自己都非常糾結。香港作家李碧華說道，這是食品的暴力化，可謂一語中的。蛋黃「霸佔了蓮蓉的位子，還帶來大量膽固醇，大家卻不投羅網。有家標榜『六黃』的一情狀一如『強姦』。」話語犀利，說的卻是常識。月餅本來就含油脂較高，再臥進兩枚蛋黃，怎麼不叫人心驚？還是原始的月餅吃得放心，也踏實。

著這明月清風、天空地淨，真令人煩心頓解，萬慮齊除，都肅然危坐，默然相賞。」丹桂飄香，笛聲裊裊，月餅也變得多情起來。「水滿則溢，月滿則虧」，我們吞嚥下的除了月餅，還有悲歡離合的輾轉歲月。

百家廊

鍾倩

名家家長

文潔華

望子成龍幾乎是競爭力強的城市人的普遍心理。我們甚至迷信自己的孩子天賦異稟，是精英群中的精英。這種迷信，已到了膜拜的地步。

演讀體驗劇場

小蝶

上星期我觀賞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演讀，那是由香港戲劇協會舉辦的亞瑟米勒演讀體驗劇場《嚴峻的考驗》。

火車運輸帶動歐亞貿易

目前，重慶、西安、鄭州都會有火車直達德國的漢堡或者荷蘭的阿姆斯特丹。行程為二十五天，比海路的四十天短，節省了運輸費用，降低了經營成本。

古今談

范舉

我目前因工作關係，常常參加話劇團演員的圍讀，已經很習慣團員們圍在一起唸劇本。然而，圍讀畢竟與演讀有很大的分別，後者是另一種有趣的劇場體驗。

翠袖乾坤

文潔華

富貴家長多年悉心教育子女成才。女兒牛津畢業，在國際銀行工作了三年，結婚生子。孩子滿月後便宣告不再上班，專心做母親，其後三年抱團。父母沒話說了，只感到時候把女兒的大學證書收好，放到櫃檯裡頭：誰會說當母親不比當銀行家或律師更有成就？

演藝影

小蝶

惜天不從人願。是次演讀由馮淑梅導演，他更集導、修、改、本和演員於一身，是整個演出的靈魂人物。在演出前，他將《嚴》劇劇作家的生平、創作此劇的歷史背景及動機、劇本的寓意等資料詳細解釋，給予不認識此劇的觀眾觀劇的鑰匙，可見馮淑梅是次演出做了很多準備工夫。